

无

言

的

慧

深

谁先发现美洲

贺志雄 保惠红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谁先发现美洲

无言的 慧深

贺志雄 保惠红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K703/3

谁先发现美洲

无言的 慧深

贺志雄 保惠红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K703/3

责任编辑 / 徐 曼

封面设计 / 丁群亚

责任校对 / 何传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2000-045 号

无言的慧深——谁先发现美洲

贺志雄 保惠红 编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875 字数：147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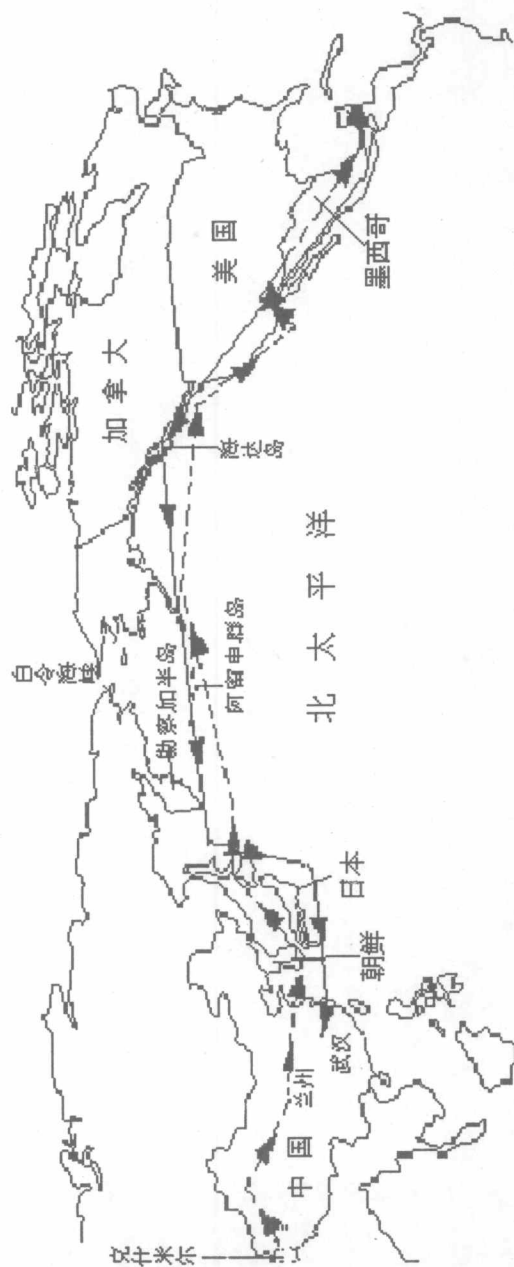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81068-164-8/K·149

定价：15.00 元

慧深航行美洲示意图



序 言

法国汉学家约瑟夫·德·吉涅在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后,将元代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有关“扶桑国”之记载翻译成法语,并于1761年在位于南锡的法国科学院正式提出了“扶桑即墨西哥”一说以来,历经二百余载,到1982年10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别了!哥伦布”的震惊世界的头版消息为止,整个欧美和亚洲学术界对究竟谁是到达美洲第一人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犹似一场战争,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之状。从1982年开始,美国传统的“哥伦布日”便开始成为历史,但究竟是谁最先发现了美洲大陆依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在我国,人们习惯上将扶桑称为日本。但是,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当中,从未有将扶桑称为日本的情况。在《唐书·诸夷传》当中,扶桑和倭国(即日本)是分别进行记载的。古代文学、艺术及宗教等领域内用扶桑来喻指日本已经是唐朝中后期的事了。在我国的地理奇书《山海经》当中,最早提到了扶桑,意为“日出极东之地”。因此,在古代中国,扶桑和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概念,起码在唐朝以前是这样的。

1992年10月,笔者有幸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夏洛特皇后群岛进行学术考察,一个极其偶然的的机会,与一名为大卫·菲利浦斯的加拿大人相识,他旋即取出了一篇题为《佛教徒游历北美》的文章,笔者此前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外人对中国人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竟是如此之津津乐道,而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我竟对此一无所知,实在是羞愧之

极,遂暗下决心对此作一番深入细致的详尽研究。

在此后的一年间,经过大量查阅我国的古代文献记载,以及一些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一定探讨之后,我开始了严肃认真,同时又是异常艰苦的研究工作。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切均是在完全自费的情况下进行的。笔者于1993年11月自费再度前往夏洛特皇后群岛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结合在该岛居住之海达人怀特家族的口头历史,得知一名中国和尚曾于近15个世纪前在该群岛最大的格雷厄姆岛之西部到位于中部的迪能山上竖立起数块成人一般高矮的圆锥形石碑,怀特家族的先人们利用这些石碑的指引在沼泽遍布、杂草丛生的山林里开辟出了一条小道去设置捕猎野兽用的器具。海达人从古至今均未曾有过立石碑以为路标的习俗,而且怀特家族在当地是享有极高威望与声誉的,其所做所为极有口碑;此外,笔者一朋友在英国伦敦的一次拍卖会上购得一酷似佛教徒的海达人在大约本世纪初用他们居住地上所特有的黑色泥质板岩雕刻而出的艺术品,疑为海达人口传历史中之人物,后为其艺术家雕刻出以资深切怀念,加之近日有闻岛上一少年在濒临太平洋之西海岸的丛林当中发现了一座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寺庙,联想到在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一带考古发掘出来的与此相类似的石庙,这一切均使笔者深信:慧深之先于哥伦布一千余年发现美洲乃千真万确之历史事实,而且肯定是“铁证如山”,只是因为种种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才使得这样一位缄默不语的伟大的宗教导师和一个具有辉煌璀璨的文明的中美洲帝国的缔造者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来为世人所忘却,几至遗弃的境地。

令笔者敬慕万分的连云山老先生历经十数载之艰苦耕耘,不畏辛劳,四处颠簸,自费研究,终成《谁最先到达美洲》之大作,虽其中之主要观点笔者弗敢苟同。美国芝加哥律师亨里特·梅茨则更是令人敬佩,她竟独自一人驾车数千英里,一英里一英里地依照中

国古代文献记载中之描述,辗转于太平洋西海岸之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州直到墨西哥及其以东的尤卡坦地区之间,其对学术之献身精神实在可嘉。自1946年始,至1972年其力作《浅学》得以出版问世,凡三十余载,且梅茨女士亦不属我中华民族之辈,然其为使历史之真面目得以昭示之壮举着实令人万分感动。此外,爱德华·维宁所著《无名的哥伦布》一书洋洋七百余页,对哥伦布之前中国和和尚慧深等发现新大陆作了最为详尽和深刻的探讨。凡此种种,实在是难以尽数。笔者自愧弗如,亦未敢亦步亦趋,唯尽己之所能,倾全部之力,收罗部分西人之相关且较具代表性的权威论著潜心译出,复加之笔者拙著,辑成此册,以表坦荡心迹。

书中英文人名的翻译以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的《世界姓名译名手册》为依据,地名的翻译则以1988年5月出版的《世界地名翻译手册》为参考。

在此书的编辑和翻译过程中,得到了部分原作者的口头和书面同意(如格兰特·凯迪、罗伯特·亨特、斯科特·劳伦斯等),由于这些作者的来源较为复杂,绝大多数无法取得联系,且部分原稿刊发情况不详,难以将他们的意见都悉数获得,所以只好采用部分节译和编译的方式来加以一定的处理,但基本上如实反映了原作者们的主要意图。在此,我对他们在这个领域内所做的一切表示万分的感激和崇敬。在该书的出版过程中,惊闻里克·菲尔兹先生已于一九九九年不幸去世,特此向其表示无比的敬意。我深信: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并得以出版,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贡献,是与原作者们的意愿全然一致的。

贺志雄

一九九八年夏于春城

致 谢

在此书行将出版之际，谨对辛勤养育我们长大的父母表示万分的敬意和谢意；家父年事已高，犹为家乡之小康而不辞辛劳地奔波、忙碌，最后竟积劳成疾，匆匆与我们不辞而别；家母长期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至今已达十数载。他们的谆谆教诲时刻铭记在心，在精神方面的鞭策与鼓励，实在令人涕零感激不已。任何言语均不能表达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无限感激之情，我们唯有潜下心来，以报效其大恩大德；家弟贺志林在其新婚燕迹之际亦主动帮助打印此书文稿，不厌其烦，屡次三番，反复做了多次核对。

我们在此要深深地感谢加拿大的大卫·菲利普斯先生以及卡罗尔·华莱士女士等异国他乡的知己，是他们为我在加拿大的考察活动和资料收集提供了莫大的支持和帮助；除此之外，温哥华公共图书馆、夏洛特皇后群岛博物馆以及斯基得盖特海达部落委员会、《夏洛特皇后群岛观察家报》、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海港航空公司、温哥华知识网络有线电视台等均为此次考察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了颇丰收效而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各种支持和资助，没有他们，此书是不可能如此神速般地面世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素昧平生的加拿大人在这次实地调查活动当中给予了无数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在此一并献上我们发自内心的无限感激之情和最诚挚的谢意。云南师范大学资源环境系王金亮博士在百忙之中，不辞辛劳为本书绘制了示意图，特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最后，我们还要十分感谢云南师范大学出版资金评委会以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他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我们顺利地申请到了部分出版资金。没有这一切，该书如此神速般的出版和印刷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

目 录

中国和西方学者论中国人发现美洲·····	贺志雄(1)
远航扶桑:中国佛教徒发现了新世界吗·····	里克·菲尔兹(12)
中国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罗伯特·亨特(17)
佛教徒游历北美·····	斯科特·劳伦斯(26)
慧深与加拿大·····	贺志雄(31)
扶桑:中国发现了美洲·····	乔治·F·卡特(38)
浅学·····	保惠红编译(49)
慧深生平大事记·····	贺志雄 大卫·菲利普斯(119)
美洲太平洋北部海岸的亚洲实物 ——它们是有史以来的还是史前时期的? ·····	格兰特·凯迪(122)
西人论中国人发现美洲之研究书目·····	贺志雄 保惠红(142)
中国学者论中国人发现美洲之研究书目 ·····	贺志雄 保惠红(156)
Studies on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in China and the West·····	贺志雄(164)

Contents

Studies on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in

China and the West He Zhixiong(1)

Sailing to Fusang: Did the Chinese Buddhist Monks

Discover the New World? Rick Fields(12)

A Chinese Christopher Columbus? Robert Hunter(17)

Buddhist Columbia Scott Lawrance(26)

Huishen and Canada He Zhixiong(31)

Fusang: China Discovers America George F. Carter(38)

Pale Ink Henriette Mertz

Translated and rewritten by Bao Huihong (49)

Chronology of Huishen He Zhixiong David L. Phillips(119)

The Question of Asiatic Objects on the North Pacific Coast

of America: Historic or Pre – historic? Grant Keddie(122)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on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Western Scholars He Zhixiong Bao Huihong(142)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on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hinese Scholars He Zhixiong Bao Huihong(156)

Studies on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in China and

the West He Zhixiong(164)

中国和西方学者论中国人发现美洲

贺志雄

“中国人发现美洲”这一提法源自于唐朝时期成书的《梁书·诸夷传》，当中首次对“扶桑国”进行了收录，列在“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文身国、大汉国”之后，“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由于“扶桑国”此前并无任何古籍文献有过文字记载，故书中称“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兴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人是否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发现了美洲的学术争论。

荷兰人于果·格罗修斯(Hugo Grotius)在其有关海事法历史的著述中最早提出了生活在新世界的人们的祖先起源于亚洲的观点。他的论据是“根据西班牙人的报告，中国船只的残骸在美洲西北太平洋海岸被人们发现”^①。

关于中国和尚慧深发现了美洲的这一学术争论最早开始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尤其是在法国，众多的科学家们就人类起源、迁徙、早期文化以及地球的形状、太空波，特别是亚洲和美洲之间环太平洋接触等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1753年，一位名叫菲利普·比亚士(Phillippe Buache)的法国学者提出现为人们所知的白令海峡早已存在，而且中国和尚甚至早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在美国南部的加利福尼亚一带建立起了类似于

日后欧洲殖民统治者所建立的殖民地。^②此后不久,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约瑟夫·德·吉涅^③(Joseph de Guignes)于1761年在法国科学院发表了《中国人及来自远东之佛教使团航行至美洲之研究》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所提及的扶桑国只可能是在北美洲。在当时全世界的人们对美国西部还知之甚少,美国尚未从法国手下买走路易斯安那,旧金山连地图上都还没有标出来以及阿拉斯加究竟是否存在也无人知晓的特殊背景下,这一在此之前闻所未闻的全新理论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此以后,有关这一历史问题的学术争论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德·吉涅成了第一个把古代中国和早期美洲相联系到一起的著名学者。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很多欧洲卓有成效的著名学者就慧深的描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文字方面的考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认定慧深所说的无异于天方夜谭,就像一个神仙故事一样。他们认为慧深大错特错了,他讲的故事过于夸张,不足为信。他们甚至进而认定慧深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大骗子。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之上,有的学者认为这个神奇的王国只不过是距离中国东部海岸不远的一个岛屿,有的则称扶桑实际上所指的正是西伯利亚附近的萨哈林岛。然而,所有这一切反驳也好,怀疑也好,都不能提出任何强有力的证据,无论是文字记载上的,还是实物方面的,它们对德·吉涅的理论均未构成任何真正的挑战。

1831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尤利乌斯·克拉普罗特(Julius H. Klaproth)凭借着自己长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对德·吉涅的理论大加反驳,称扶桑国实际上应该是日本。他宣称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分辨得清楚东边还是南边,并认为他们就连里程都无法搞清楚。他继而提出了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的说法:那个时期的美洲根本就没有马。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定原产于美洲的更新世时期的马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就已经在美洲

绝迹了。慧深讲到美洲有马,而马在美洲再次出现则已经是西班牙人 16 世纪来到美洲以后的事了。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克拉普罗特认为慧深所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美洲。因此,在像克拉普罗特这样一位“一言九鼎”的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的竭力反对之下,有关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简直就成了“无稽之谈”。尽管有的学者深知指南针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人很好地掌握了在海上航行和辨别方向的技能,可碍于克拉普罗特这样一位汉学研究权威的威望,便也都纷纷附庸于他,即便可能知道真理并非站在他们一边,却也人云亦云。

然而,众所周知,扶桑所指的根本就不会是什么日本,因为中国早在公元 1 世纪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和日本有了接触和往来,而且到 3 世纪前后就出现了关于日本的官方文字记载。慧深在他的故事中提到扶桑国无铁,而铁在公元 5 世纪之前就已经在包括日本等地在内的东亚一带使用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慧深是根本不可能把扶桑国误认为是日本的。

总的说来,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支持扶桑即美洲一说的欧洲学者在数量上要整整多出那些反对扶桑指的是美洲这一理论的欧洲学者一倍之多。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无疑就是名闻遐迩的法国汉学家德·吉涅和德国汉学家克拉普罗特。虽然他们都是借助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翻译来就此问题展开争论,并没有能亲自翻阅这些古代的文献记载,甚至是实地勘察一番这条路线,但是他们均为后人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更高层次的研讨和争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思路。

1861 年,德国汉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伊曼(Karl Friederich Neumann)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顺着慧深航海的路线一直航行抵达了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城(Acapulco),然后便设想,认为中国佛教和尚到达的非墨西哥莫属。1865 年,德国汉学家古斯塔夫·迪希塔尔(Gustave d'Eichthal)发表了《美洲文明源于佛教之研究》一

文,公开支持中国人先于哥伦布一千多年发现新世界的理论。此后,著名的英国汉学家赫维·德·塞恩特-德尼斯侯爵(the Marquis Hervey de Saint-Denys)将中国野史《梁四公记》翻译成英文,向人们介绍了慧深在其故事中提到的“女国”等的情况,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历史之谜的认识和了解。

1892年,德国汉学家施莱格尔(G. Schlegel)发表《扶桑国考证》一文,认为中国人很早就已经知道扶桑了,即中国名称的库页。在《山海经》当中有“汤谷上有扶桑”之说,以为古代中国人以东海为日出之地,这就是日本国名的由来。他在文章中极力想证明扶桑与日本的关系。他所得出的结论完全否定了扶桑即墨西哥之说,但对于在扶桑“流通佛法、经像”方面则只字未提^④。

就学术论著的完整性和论证的深刻等方面而言,英国汉学家爱德华·佩森·维宁(Edward Payson Vining)于1885年出版的《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阿富汗佛教使团于公元5世纪发现美洲之证据》(An Inglorious Columbus)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近八百页的气势宏大的篇幅从各方各面深入浅出、系统而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佛教和尚发现美洲的始末。他极力将《梁书》当中的古代记载与古代墨西哥的情形进行对比,以证明扶桑即墨西哥。结果他竟然找出了数十种相吻合之处,有植物学方面的,有政治、律法、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的,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当地人有关独身主义、禁欲主义、素食主义、苦行主义、和平主义及隐退主义等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的信仰方面的证据^⑤。他继而在其著作中从语音学的角度将古代墨西哥语言中“可尊敬的外来人”柯察尔柯托(Quetzalcoatl)以及“慧深比丘”(即慧深和尚)相互联系了起来,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扶桑国所指的必然就是墨西哥。像诺伊曼一样,维宁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坚持认为来自中国的佛教和尚沿着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从北太平洋或航行或漂流到了西北太平洋一带的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等

地,然后最终在墨西哥附近的海岸登陆上岸,到达了中美洲。除了上述比较有名的学者和论著之外,欧洲以及后来的美洲还有数量可观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等就慧深所提及的扶桑国是否就是美洲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研究和探讨。这其中包括颇有知名度的德国学者冯·洪堡(von Humboldt)、阿贝·布拉瑟尔·德·布尔布尔(Abbe Brasseur de Bourbourg)、以及查尔斯·利兰(Charles Leland)等人。

进入 20 世纪,欧美学术界对中国人发现美洲一说的热情并未消退,反而比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浸礼派教会传教士亨登·梅森·哈里斯(Hendon Mason Harris)在中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游历中国大陆,遍及大江南北,四处找寻有关中国人在古代时期乘船远航至美洲的各种传说、故事以及各种各样的文献记载。再有就是美国芝加哥专利事务方面的律师亨里特·梅茨(Henriette Mertz),她像哈里斯一样,花费了数十年的光阴四处游历,目的就是为找寻慧深远航美洲的证据,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在中国大陆寻觅,而后者则是在从中美洲到美国南部和西部以及加拿大西北太平洋海岸如此广袤的地带不知疲倦地长途跋涉。下面就对梅茨作一番主要介绍。

1972 年,亨里特·梅茨出版了《浅学:关于中国人开拓美洲的两份古代记载》一书,对慧深前往美洲进行了极具启发意义,虽不能说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在她看来,慧深在其描述中所列举出来的人和地方的情形与公元 5 世纪时期的美洲是十分吻合的。虽然呈现在当今读者面前的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王朝的更迭而不断被人为地加工、删减过,沿着古代记载中所提到的地方应当是有可能重新探索出中国古代和尚们的足迹的。梅茨假定这些佛教徒从慧深归国以后向朝廷讲述自己的经历的地方(荆州,今湖北省武汉一带)动身离开中国,最终从他们所称之为“扶桑”的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登